

风雨故人来

伍本芸／著



风雨故人来

伍本芸／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故人来 / 伍本芸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200-08931-8

I. ①风… II. ①伍…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0429 号

风雨故人来

FENGYU GUREN LAI

伍本芸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5.25 印张 258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08931-8

定价: 3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目 录

走过天安门	(1)
风雨故人来	(2)
金字招牌	(3)
京华遗韵	(6)
西山听晚	(8)
上海那条街	(10)
孤岛之夜	(11)
漫游鼓浪屿	(13)
厦门品茶	(14)
参拜岳王庙	(16)
站在都江堰	(17)
看成都人打麻将	(19)
遥望南窗	(21)
谒关林	(23)
大理街头	(24)
夜进韶山	(26)
泉州观塔	(28)
在《娄山》的日子	(29)
蝴蝶梦	(33)
启蒙先生	(35)
西双版纳散记	(38)
有朋在远方	(42)
洛阳水贵	(44)
武侯祠话题	(45)
登岳麓山	(47)

关于平起平坐	(49)
十里洋场	(50)
君山赋	(52)
出家人	(53)
海之魂	(55)
小黑屋	(57)
那一片浓绿	(60)
我的上级	(62)
今上岳阳楼	(64)
校 友	(66)
浩气长存	(69)
水中的影子	(70)
小小边城	(73)
难忘锡矿山	(74)
望金门	(78)
何以愿做乖儿子	(81)
我们和孩子	(83)
蓬莱观沧海	(86)
女儿去牛津	(88)
再看老北京	(91)
向鲁迅鞠躬	(93)
春 天	(95)
在宋庆龄故居	(96)
归去来兮	(99)
神圣与无奈	(101)
乌鲁木齐印象	(103)
长沙有座火宫殿	(106)
又到草堂	(107)
秋风起兮黄叶飞	(109)

买路钱	(111)
想起聂耳	(113)
白云深处	(115)
天池恋	(117)
感悟岳麓书院	(119)
回家去过年	(121)
今宵又是平安夜	(123)
行吟大漠八千里	(127)
悠远的吐鲁番	(129)
访问大连	(131)
我家曾在小河边	(140)
不朽胡杨	(143)
海在我心	(144)
资江三日	(148)
海角天涯	(151)
妈 妈	(153)
飞越太平洋	(156)
初识旧金山	(159)
中餐馆里	(161)
访圣玛蒂奥大学	(163)
鬼 镇	(165)
小 费	(166)
人在旅途要加油	(167)
伦敦桥	(169)
在美国朋友家做客	(170)
游迪斯尼乐园	(172)
受伤的小鸟	(174)
好莱坞	(175)
汽车旅馆	(177)

陌生朋友	(178)
多彩世界	(179)
望洋三叹	(182)
华盛顿掠影	(183)
绿色钞票	(185)
航天博物馆	(187)
这儿是国际领土	(189)
大瀑布	(191)
希望之光	(192)
林中小道	(194)
自由象征	(196)
巴黎的标志	(198)
花园城市	(199)
感叹古都	(200)
夜游塞纳河	(202)
圣母院的烛光	(203)
凡尔赛宫	(205)
街头画家	(207)
黄昏在马赛	(209)
月下看尼斯	(210)
摩纳哥记事	(212)
我看滑铁卢	(213)
走进深宫	(215)
闲话吃早餐	(216)
十字路口	(218)
面对柏林墙	(220)
断头教堂	(222)
柏林逛街	(223)
水下都城	(225)

海上长城	(227)
越过国境线	(229)
风车夕照	(230)
梦幻巴黎	(233)

走过天安门

小时候，我只从课本上知道有个天安门；后来则从报纸和电影里知道天安门；再后来进京求学，进京办事，有机会多次亲眼看到天安门，走过天安门。

第一次郑重地走过天安门，是一九六四年作为国庆十五周年游行队伍的方队队员，举着旗子操着正步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随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乐曲声，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自豪感，觉得我们的祖国确实无比伟大，正从今天走向繁荣富强。

两年之后的八月十八日，我又有幸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大型群众集会。从金水桥畔仰望城楼上的红太阳，心中的热流，随着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久久激荡。与此同时，红卫兵们集体发出的“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这样的喊声震耳欲聋。那时的我们正当锦绣年华，而且天真烂漫，怎么也想不到站在城楼上的刘主席，从此再也不曾露面了。

又过了十年，那是金色的秋天，“四人帮”垮台了，我们又随着欢腾的人流，高呼口号走过天安门。此时此刻的心情，自然复杂得多了。“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天翻地覆的十年到底是一场游戏还是一场梦？老百姓除了游行呼口号，此外还知道什么呢？

此后许多盛大的大游行未能参加也未能亲眼目睹，只是从电视上看到那浩荡人流的壮观场面，心里当然是无比激动。尽管仍有机会再到天安门走一走，看一看，但时过境迁，已经过去了的事，虽然可以感受到，要看到什么痕迹实在不容易了。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人记得它，提起它，如何地评价它；更不知道它是永远地消逝了，抑或深深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诸如此类激动人心的场面如今是不太多了。但每次从天安门走过，在东张西望与低回感叹之中，历史仍会清晰地浮现出来：满朝文武从金水桥进出，李闯王的利箭射向威严的门楼，五四青年的呐喊，“四五”人群的愤怒，还有从天上呼啸而过的飞机，从地上隆隆驶来的坦克……

啊！威严壮丽的天安门，你是历史的见证，你就是历史本身！形形色色的人

们从这里走过，五花八门的故事在这里上演。走过天安门，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事，就会看到历史，难道不也能看到未来？

风雨故人来

春节后两天，晴朗的天气骤然变冷，傍晚时分竟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一直不停。接着又起了风，门窗被刮得砰砰乱响，不免叫人有些害怕。这样的大风大雨，本是夏天才有的，为何冬天也如此？夜深的时候，我独自站在阳台上，望着山城上下茫茫风雨中摇曳的灯光，脑子里一片空白。

门铃响了起来，我有些纳闷，时候已经不早了，又这么大风大雨的，有谁还会登门呢？

打开门，我真吃惊不小，原来是苟先生看我们来了！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口袋，紧随身后的廖太太也拎着水果，我们一见面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我猛然想起，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来了。

苟先生和廖太太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相识的老朋友。开始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几乎可以说是近邻。更重要的是我和苟先生都爱好文学，且都是这山城里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常有机会在一起高谈阔论，喝酒品茶，因此两家人过从甚密。特别是逢年过节，是少不了互相拜望一番的，如此竟达十多年之久，其中自然有不少的乐趣。后来我搬了家，再后来又做了一个单位的“长”，确实忙了许多。每到节日，更是穷于应付大凡小事、内外关系，老朋友之间的往来反倒日渐稀少了。这期间，我只知道苟先生仍在早先那个印刷厂里当校对工，廖太太也还在那个服装社里缝衣服。

我们都在客厅里坐下来。灯光下，我发现苟先生比当年苍老多了。他只比我大几岁，却是一头斑白，脸上也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加上腿脚不灵，行走困难，看上去颇有几分老态。闲谈中，我知道他的腿是在四五年前摔伤的。那天他和工友们按领导的安排打扫车间，擦玻璃的时候不幸从二楼掉了下来，但厂里并没有作为工伤处理，因此他没能得到应有的待遇。很多同事为他抱不平，也有的劝他到领导家跑一跑。但他是个相当古怪的人，既不觉得自己吃了亏，也不愿与任何

领导拉关系。为省点医药费，甚至甘愿自己对着书本上山找草药。因厂里效益不好，这几年拿不到全工资，日子就过得很不轻松。前年春天他做了个小推车，又申请了一部公用电话，从早到晚就把小车和电话机摆在楼下的街道边，和廖太太轮流值班，做些香烟之类的小生意。谁知这小生意也难做，苟先生摇摇头说：“守着个摊子一步也离不开。累点倒不要紧，最恼火的是人家不准摆，被那些城管联防追得鸡飞狗跳，抓到就罚款。唉……”

接着他又提起多年没到我这里来的原因，说：“以前大家都忙。你忙单位的事，我忙生活，所以……”

廖太太接过话说：“那倒不是什么忙不忙的。你做官时他不来；现在你不做官了，他就要来看看。他就是这么个怪人！”

啊，原来如此！我不禁想起苟先生诸如此类的一些往事。他的确是个古怪的人。有钱有势的人他往往不屑一顾，而贫困潦倒的人他可以把自己的裤子给你穿。他仿佛一辈子就和穷朋友打交道。我意识到，他冒着风雨来看我，尽管难免有对我的某种责备，但也说明他并没有忘记我，说明他还是把我当做一如过去的好朋友。这自然使我非常感动。但同时，我又极其内疚。那么多年我居然一次也没有去看他，难道真是因为那么忙吗？还是把老朋友忘记了？我只觉得自己的脸火辣辣的。我甚至恨起那个“长”来，也根本没有了做任何解释的勇气。啊，真是愧对一位实心实意的朋友，一位不易求人而特重情义的朋友！如今，看重情义已不那么被人赞赏，无情无义反倒成为时尚。苟先生不曾随波逐流，当初未改，确也难能可贵的。

送别苟先生和廖太太时，雨仍在不停地下着。我望着他们逐渐消逝在风雨中的身影，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久久地在全身回荡……

（发表于二〇〇〇年八月二十二日《遵义日报》）

金字招牌

说起街上那些五花八门的招牌，其中确有不少学问，同时也有趣得很。

我曾经在一些大小城市的街头，看到很多耐人寻味的招牌，其中有历时久远

的“全聚德”、“同仁堂”、“火宫殿”，有名人雅士题写的“仿膳”、“西泠”、“盛锡福”、“大世界”、“稻香春”，还有皇帝老子、宰相状元翰林的御笔翰墨如“六必居”、“蔡同德堂”……

在我们这个据说是集中了全省文化，在全国也很了不起的城市中，招牌又极具特色。若在街上走一走，你会看到“和尚米皮”、“刘二妈米皮”、“萧二娘猪腿肉粉”、“陈眼镜卤菜”、“张胖子烤鱼”，还有“习水家常馆”、“赤水笋子腊肉”、“南白羊肉粉”、“桐梓豆花面”……

显然，这各色各样的招牌，包含着不同的文化、艺术，反映着不同的习俗、历史，也蕴藏着不同的财源、财富。

商家的招牌，自然都以商业利益为最终目的。好的招牌可能使你金玉满堂，蹩脚的招牌也许会叫人门庭晦气。“全聚德”赚来的钱实在很难计数，若是出卖这个牌子，真不知要值多少万。羊肉粉、豆花面那一类的招牌，虽然不是太雅，但老百姓还是看得明白，记得牢稳，因此也往往给老板招来好生意。

不过，招牌告诉人们的还远不止于此。某一个时期，许多沿用很久且为人们所熟知的招牌一夜之间全被砸烂了，统统被改成了火辣辣的名称，甚至也有改成“东方红粮油一店”、“革命酱醋二店”的。在多数人的心里，当然并不赞成这样改，但谁都不敢反对。后来思想解放了一些，不过招牌还是呈中性，既没有了“东方红”之类的革命口号，也不带资产阶级的金钱色彩。再后来就大不相同了，人们已经敢说“恭喜发财”的话，招牌上也就冒出有如“金鑫”、“金源”那样的字眼，人们表现在招牌上的期盼是显而易见的。

如今，招牌固然还有土的和老的，但洋的、现代的又猛然成为时尚。看看我们这街头，“碧丽丝”、“梦之娜”、“莎多罗丽”、“蒙依茜娜”、“肯德基”、“哥得曼”之类的招牌赫然入目。这些洋歪歪的招牌，多数老百姓也许并不明白实为何意，甚至也有闹出笑话的，但大小老板们却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市井之内，评价自然不一，有的说高雅洋气，有的说晦涩怪异；有的啧啧赞赏，有的却不屑一顾。

在如此众多且形形色色的招牌中，自然有硬的，有软的，有名副其实的，也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此乃尽人皆知，自不必细说。

不过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也还有另一类招牌。如今时兴名片了，凡有一定名

望或一定权位的人，大都喜欢印个名片，上面写着诸如“××经理”、“××总经理”、“××部长”、“××书记”、“××常委”一类的头衔；有的虽然头衔不大，只不过“××组长”、“××常务副组长”或“××成员”而已，但做招牌的人半点也不嫌卑微，照样拿了慷慨送人。我还见过“××著名诗人”、“××著名作家”、“××首席播音员”、“××常务副台长”之类的招牌（有的是印在名片上，有的是印在别的什么上），其实这些人是不是“首席”，何时何地何人封了他个“常务”，一般人也不会深究的，当然更不会去调查那“首席”是不是得到了公认，“常务”又是否真够水平。至于著名不著名，那就只有天晓得了，管他呢！我们也常见有人到处写字题词，其实那字就写得丑死了，难看死了。有点身份的人为何又这么不怕丑呢？说穿了，也是为打个招牌。报纸电视上似乎也不例外。不论什么场合，有人总喜欢把他所有的头衔一股脑儿全堆上去，生怕漏掉些许，如若不然，他会极为冒火的。好在报纸电视的容量比张小名片要大得多，加上多数的记者、编辑，甚至社长、台长、总编辑们又不愿或不敢去得罪，头衔多也无奈，此风就长而又长。幸好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他们的头衔也毕竟有限，否则真是了不得。曾有领导批评过此类事情，我觉得实在应该，实在英明、伟大。

当然，多数人弄个名片、挂个招牌，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绝非招摇撞骗，也并无其他意思。另一些人也许只是为了更能受到一些尊敬，或者纯粹图个虚名，满足某种欲望。但也有人分析说，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排除是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所谓影响，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他们把招牌看得极为重要。甚至觉得如果一旦没有了这招牌，他的许多东西好像也就要随之消失了。

与此同时，中国人老喜欢在招牌前面加个“金”字。若是普通的招牌变成了金字招牌，那可就更加了不得，因为金字招牌中，包含了更为丰富的东西，其中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有崇高的信誉，更有丰厚的财富。因此，许多人总希望自己有个金字招牌。当然，如果你既不做生意也不做官，那就是另一回事。

时光流逝到今天，社会生活与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乃至做人做官做事都统统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着实不小不轻。招牌也许就是这变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反映。因此，招牌问题不仅显得十分有趣，而且留给人们许许多多的思考。

（发表于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七日《遵义日报》，后做若干修改）

京华遗韵

我所熟悉的京城，的确是在日夜兼程地走向现代化。代表老北京的城墙、城楼几乎绝迹了，四合院也越来越少；而满身洋气的高楼大厦却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加上人多车子多，路上总是拥挤不堪，于是就多了好些立交桥，城边马路也修了一环又一环，眼下已是“四环”快要“五环”了。其他方面的变化当然数不尽。单说提个鸟笼子慢悠悠散步的就已经较难碰见，路人大多行色匆匆。天黑掌灯关门早早睡，自然也是久远的往事了，如今到了半夜依然灯红酒绿，弦管之声处处可闻。吃的更不用提了，经营粤菜、川菜、沪菜、鲁菜、新疆菜、内蒙古菜的美食城美食街美食店比比皆是，湘菜居然还冒出新枝，好几处连锁的“毛家菜馆”生意做得十分红火。还有什么麦当劳、肯德基、法国大菜、日本料理，店名看上去洋歪歪的一大片，好像马上就要和国际接轨，使得“全聚德”、“东来顺”这些曾经长久享誉京城的老字号颇有几分黯然。

不过世界总是多元的，一元化终究通行不下去。有人喜欢洋，有人又喜欢土，或者说土够了喜欢洋，洋厌了又喜欢土。比如天天坐洋车的人吧，就不怕花钱费时去坐脚踏三轮；洋楼和大马路见得多了，就喜欢在矮房子中间的小胡同里转悠，因而坐三轮逛胡同居然成为京城正在兴起的热门胡同旅游业。先前总以为洋猪洋鸡好吃，其实不然，北京和我们这儿一样，洋鸡和洋鸡蛋的价钱比土鸡和土鸡蛋要便宜得多。也许生来就是一个土包子，不合潮流，我最讨厌吃美国那样的洋猪肉、洋鸡蛋和“憋包鸡”（鸡肉汉堡），不喜欢薯条汉堡，甚至也不喜欢高楼大厦，而对炸酱面和四合院这样的土东西却情有独钟。因而这回到京城，不仅徒步进行了胡同旅游，也吃了好几回炸酱面。不过给我印象最深且一直留在记忆里的，好像只有那么一次，那是在北京工作的孩子们反复推荐去的。

夜幕下，甘家口一条大街上赫然挂着“老北京炸酱面大王”的招牌。这“大王”又名“海碗居”，门前排着一溜各色各样的小汽车，还有一支等候进店吃炸酱面的长长的队伍。我注意到这支队伍之中，有官阶好像不小的，有不是大款也属中款的，还有好几个碧眼金发的洋小姐，大概是某个大学的留学生，正和一群

中国年轻人一边交谈，一边耐心地等待。店堂约莫百来平方米，成三行摆着二十来张小方桌，每桌配有四条长板凳。墙壁上挂着几幅水墨画，画得形象逼真，极像旧照片的样子，其中一幅最大的是老前门，其余的几幅，内容都是描写老北京风情，比如推着板车卖盆儿糕的，挑着担子卖馄饨的……跑堂的则是清一色三十上下的小伙子，一个个头戴瓜皮帽，身着对襟衫、大脚裤、黑布鞋，肩头搭块白毛巾，放开嗓门不住地吆喝，前后左右地跑个不停。放眼望去，只见人头攒动，吆喝四起，热气腾腾。吆喝亦为老北京的一大特色，以前凡是做小买卖的，必须首先练就这项基本功。只是那套路太多，其中有些听不明白，也就不曾了解吆喝里的全部内容，不然还会觉得更加有趣。但此等情景，此等气氛，足以把人带回那个久远的年代，很容易使你沉醉于古老的风情之中。

等了老半天，我们终于坐下来吃炸酱面。随着“哎嘿！来了——”这么一声吆喝，跑堂的就把装满大块红烧排骨、香椿炒鸡蛋、凉拌茴香豆等一大摞碗碟齐刷刷摆到了面前。开头是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而炸酱面的出现正好在高潮时。当你吃菜喝酒差不多了，无须提醒不用催，跑堂倌就把海碗（如同小盆样的大碗）盛着的面条端了上来。放海碗的茶盘里配有五六只盛作料的小碟，跑堂倌就当着你的面，把小碟中的炸酱、葱花、香菜末、胡椒粉等等变魔术似的一样一样倒进海碗里，叮叮当当一阵响，叫你看得眼花缭乱。坐在隔壁一桌的那几位洋小姐，笑咪咪的，情绪特高，手抓猪尾巴，吃得津津有味。见此情景，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嗨！以饮食文化著称世界的文明古国啊，你那再土的东西，洋人们不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吗？

这地方热闹极了，拥挤极了，是绝无安静幽雅可言的。你看门口还排着长长的队伍呢，谁也不可能像法国人那样坐下来慢慢喝，慢慢吃，顾客都是来去匆匆。据说从上午十一点到夜里十一点，热闹不减，情景依然。“老北京炸酱面大王”是家连锁店，这老板着实有几分高明。那白花花的银子，天晓得每天要流进多少。

从“海碗居”出来的时候，我老是想这么个问题：远远近近、中中外外的人们趋之若鹜，到底是来品尝炸酱面的呢，还是来领略一下老北京的古韵遗风？

人们记忆中的老北京毕竟是没有了，或者说是少而又少，面目全非了。左思右想之余，又感到颇为可惜。据说有关部门正在想方设法保护古都某些街区中的文物和四合院。补救无疑太晚，如今人们只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去怀念它，从一

鳞半爪中得到某种满足或慰藉。若是当初听了梁思成等先生们的忠告，保存下一个完整的古都，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古都，要建高楼就建到城墙外面去，那又何尝不好？

(二〇〇一年六月十九日寄送《贵州日报》)

西山听晚

京城西郊曾经“一色杏花红十里”的阳台山山麓，有座人迹罕至的大觉寺。城内的居民和四方游客，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北海、故宫、长城、香山和颐和园的，而晓得大觉寺的就并不很多了。其实，这地方真是一个世间难觅的所在，不仅历史非常悠久，环境无比清幽，同时还似乎具有一种特别的情调。

四月的京城，讨厌的沙尘暴已经过去，又下了一场少见的小雨，到处柳绿花红。我们驱车来到大觉寺，已是午后时分，下车就见一片宏大的古老建筑傍山而立，在雨后的斜阳里显得金碧辉煌。大门台阶两旁，八字形地蹲着十几个摆地摊卖野菜、卖拐杖的当地妇女和儿童，见游人到来，乱哄哄嚷成一片。

大觉寺的庭院中却非常幽静。这里古柏参天，清溪环绕，花香扑鼻，碑石林立。寺内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无量寿福殿，里头分别供着弥勒、韦驮、四大天王以及三世佛像，还有文殊、观音、普贤三大士像。历史悠久的中华，神仙皇帝几乎都占据了各处名山，凡有寺庙的地方风景都十分优美，大觉寺当然也不例外。且不说阳台山了，就是这古刹之内，老态龙钟却又充满青春活力的古松古柏比比皆是，若要论它们的年龄，比起天坛的同族怕是还要老得多。这里还有松柏抱塔的奇观，有名副其实的千年银杏。那个喜欢题字写诗的乾隆皇帝赞美它说：“古柯不计数人围，叶茂枝孙绿荫肥；世外沧桑阅如幻，开山大定记依稀。”诗作得并不咋样，银杏的风貌却可见一斑。尤其是那环绕庭前房后涓涓流动的清泉，实在令人赏心悦目，即使在南岳、峨眉山那里的寺庙里也是难以见到的，难怪这地方过去就叫做“清水院”。

据说早在辽金时期，陪都燕京（今北京）就建有一大批寺庙，“清水院”便

是其中之一，迄今有千年上下的历史。我的又一个惊奇是，千年之中，多少战乱，多少天灾，多少如“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人祸，但大觉寺的殿堂神像、古木碑石等等竟然保存了下来，乃是何等的不容易。若是将它毁掉了，那损失是难以计算的。也许是觉得它珍贵吧，也许是喜欢它的幽静吧，也许是独爱它典型的传统建筑风格吧，我实在是有些流连忘返，于是看了又坐，坐了又看，还特别在那个小巧的四合院里反复欣赏了老半天，待到夕阳西下，夜幕低垂，我们也不愿离去，老想这千年寺庙，夜晚会更有一番情趣的，或许还能看到听到一些白天没有的东西，因为有位名人就说过，古刹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清晨和黄昏。

果然，我们走进寺内一家叫做“明慧”的绍兴风味酒楼，就觉得真是与众不同。这里高高吊着几十盏宫灯，回荡着幽雅的江南丝竹，屋壁上也挂了不少唐伯虎等才子们的字画，看上去非常典雅堂皇，也使人觉得有几分北国江南的味道。我们先是品茶，后是喝酒。茶是今年的西湖龙井，酒是多年的绍兴花雕，菜有东坡肉、叫花鸡，还有咸亨酒店里孔乙己经常拿来下酒的茴香豆。茶饭算得上正宗，只是价钱贵得叫人害怕。不过心想来一次也不容易，坐在这么个地方确实感到了少有的舒适和悠闲，花点钱也值得，不觉便酒酣耳热，继而有了些飘飘然。原想经营酒楼的老板下那么大的本钱，生意必定是相当火爆的，谁知光顾的客人竟寥寥无几，早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楼上楼下依然像我们进来时那么幽静，音乐声也还是那么低柔。我不免有些奇怪。

小李和凌凌告诉我，平日里来这里的大多是京城的名流，一般百姓历来较少；老板也似乎不以赢利为目的，他追求的或许是一种情调，或许是要营造一个特殊的环境，一种特殊的气氛。总之是重品位重交往而不重金钱，实在是并不多见的。

这当儿，我又猛然想起，大觉寺虽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如今却不见有方丈，也不见有和尚或尼姑。那几座殿里虽然也还供着已经古旧了的神像，管理殿堂的却是一色相当现代的年轻人。他们向零星的朝拜者兜售香纸蜡烛，却不让他们引燃，说是为了防止火灾，香纸需集中焚化。天还未黑的时候，各堂各殿都早早上了大锁，偌大的“清水院”里真见不到香烟。有人怀疑：他们将神像前的香纸收集起来之后，明天会不会拿出来再卖一次？至于他们不断鼓励朝拜者花十块二十块求签化灾，也未必真是替善男信女们着想，说不定还没去考虑菩萨到底灵不灵。至于那钟楼和鼓楼，怕是有好几十年未曾打开过了……朝拜者稀少的原因